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四十四回 進諂諛祠內生芝 徵祥瑞河南出壘

詩曰：百歲光陰似水流，榮華富貴等浮漚。

簪中華髮經時變，鏡裡朱顏不少畝。

金谷樓空珠翠冷，館娃人去綺羅羞。

勸君莫作千年計，早早知機急轉頭。

話說魏忠賢攘別人之功，叨封了上公，富貴已極，四方官員俱送賀禮，說不盡禮儀豐盛，詞章褒美。其中就有阿諛的，生出許多沒影兒事來奉承他。杭州織造李實差掌家來送禮，又說上公的功德祠內假山上，生了紫芝一本。畫成圖，做一道賀啟上忠賢。內中道：「恭惟上公魏殿下：赤心捧日，元德格天；秀產仙芝，祥生福地。聚千年之靈氣，欽萬木之精英。誠玉京之上品，貫瑤池而獨尊。」看此等頌語，竟儼然是以上位尊他了。忠賢也明知事涉虛妄，便與李永貞道：「從來真人受命，必假祥瑞以收人心。如今須厚賞來人，回去叫李實誇張其事，以鼓人心。」忠賢大喜，收拾些禮物回答李實。便叫進來人，親自吩咐道：「多謝你爺費心，祠內的靈芝可好生保護。」於是重賞來人而去。

那些阿諛的人，聽見此風，都思量去尋訪異物來獻。於是山東產麒麟，河南鳳皇降，陝西獻白龜，江南進玄鹿。有的道：某縣甘露降，某處醴泉生。凡深山窮谷中一草一木奇異些的，都把來當作祥瑞，紛紛供獻不絕。舉國若狂，互相愚弄，皆是明知而故昧，一味的亂纏，正是妖由人興。是時河南果然生出件異事來：

舉世紛紛論美新，卻將祥瑞惑愚民。

傷殘多少麟和鳳，何事區區草木神。

話說許州有個隱士，姓趙名全，家私富厚，纔學兼優，不樂仕進，專愛嘯傲林泉。夫奔皆年過四□，止生一子，名喚趙祥。年交□六，生得美如冠玉，真個愛若掌珠。家下男女共有三四□人，親丁實只三口。一日，趙祥自書房回來，他母親道：「你今年已□六，尚未到外公家去過。明日可備些禮物，往省城探望外公、外婆去。」次日，收拾了行李禮物，趙祥上了牲口，帶了兩個童僕，一路行來。正值暮秋天氣，但見：

楓葉滿山紅，黃花鬥晚風。

老蟬吟漸懶，愁蝶思無窮。

荷破青紈扇，橙垂金彈叢。

可憐數行雁，陣陣遠排空。

主僕在路，行了兩日，貪看景致，只見銅台高峙，濟水西流，順路而來。不覺錯了宿頭，漸漸天色晚了。只見：

月掛一川白，霞餘幾縷紅。

人煙寒橘柚，秋色老梧桐。

燈火依林出，炊煙隱霧中。

歸鴉飛作陣，點點入深叢。

三人只得順著濟河而行。月光漸上，並無人家可以借宿，心中好生著忙。只見前面山坡下有一道燈光射出，童僕道：「好了，我們依著燈光行去，自有宿頭。」便帶過馬從小路走。不上裡許，見山坡下現出一所莊院來。走近跟前，只見一簇房舍，到也軒昂：

門垂翠柏，宅近青山。幾株松冉冉，數竿竹斑斑。籬邊野菊凝霜豔，橋畔芙蓉映水寒。粉牆泳壁，磚砌圍圓。高堂多壯麗，大廈甚清安。門樓下都鑄象鼻垂蓮，屋脊上皆繪飛禽走獸。牛馬不見無雞犬，想是秋收農事閒。

主僕走到門前，下馬歇下行李，時已夜深。見重門緊閉，僕人上前叩門，半晌纔有人應道：「是誰叩門？」僕人道：「我們是借宿的。」裡面道：「要投宿，尋客店去。夜半來此叩門，莫不是歹人麼。」僕人道：「我們並非歹人，實是過路的相公，因錯了宿頭，暫借貴莊一宿，乞方便一聲。」裡面纔開了門，請趙祥進來。小廝們牽馬搬行李，見開門的是個婦人，將門關上，邀進中堂。趙祥坐下，隨有幾個丫環點上燈，取出茶來。那婦人道：「請問相公尊姓？貴處那裡？」趙祥道：「賤姓趙，許州人，因往省城探親，家人走錯了路，趕不上宿店，故此輕造貴莊。得罪，！得罪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好說，窮途逆旅，人情之常。」趙祥道：「敢問莊主上姓？」婦人道：「這是蕭都尉的別墅，主人久宦在外，家中止有閨閣中人，故此應問無三尺之童。久無外客至此，今得相公光降，大是有幸。想總餓了，且請用夜飯。」丫頭們抬桌子擺酒飯，甚是精潔。那婦人進去，等他們飯罷，又出來問道：「許昌趙氏，乃清獻公之裔，相公可是嫡派？」趙祥道：「正是。」婦人道：「家主母亦是天水本宗，與相公同一支派，今欲伸賓主之禮，未知可否？」趙祥道：「羈旅之人，以得見主人為幸；況同一脈，何有嫌疑？」那婦人進去，少刻，開了中門，兩對絳紗燈，一叢青衣侍女，簇擁著一個婦人出來。看那婦人怎生模樣？但見他：

頭戴皂紗冠，穿珠點翠；身衣絲襖，舞鳳團花。腰繫結綠白綾裙，下襯著三寸金蓮瓣；頭梳宮樣盤龍髻，斜簪著兩股玉鸞釵。窈窕身材色穩重，溫和氣宇更周詳。脂粉不施猶自美，風流宛似少年時。

那婦人約有三□左右的年紀，出來相見，序賓主禮坐下。見趙祥儀容俏雅，氣度謙恭，□分敬重。敘起家世，一一皆同；分悉支派，極其詳細，趙祥反不能盡知。婦人笑道：「郎君年少，論老身尚是君家祖輩，今已世代相懸，只稱姑姪罷。」趙祥是個老實人，真個起身拜了姑娘。婦人道：「郎君祖父世德，今日來此，亦非偶然，郎君曾舉姻否？」趙祥道：「尚未有室。」婦人道：「請多住幾日，我為你覓一佳偶。」女使重又擺上酒來，舉杯相勸。婦人道：「你姑丈宦游未歸，我在家獨守田園，桑梓親戚頗多，明日都請來與郎君相會。」飲至更深而散。婦人道：「郎君鞍馬勞倦，且請安置。」送他到東廊下小軒歇宿。其中精潔華麗無比，一切應用之物，無所不備，命兩小鬟伺候。

次日，果然大開筵席，請了許多親眷，一個個高軒盛從，珠履華裾。或稱中表弟兄，或稱姻家世丈，與趙祥相見，□分款洽。趙祥皆不知所以。姑娘席間便以趙祥親事托眾人。一二日間，便有個呆中丞來說親道：「今有合尊太師的甥女，年□五歲，言、德、工、容為各親家所推重。」那姑娘欣然允可。吳中丞去了。趙祥道：「承姑娘親愛，敢不如命？只是不告而娶非禮也，須回去稟命過，好備聘禮來，再擇吉迎娶。」姑娘道：「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。你今娶了回去，你父母難道不喜麼？有我代你主婚，便與你父母一樣。一應聘禮，都是我代你備辦，等娶了新婦，一同雙雙回去。」趙祥為人老實，且是年紀小，尚且害羞，不好再言。

隔了幾日，姑娘果然備了聘禮送去，擇定□二月初八日親迎。是日親友畢集，女家先有人來鋪設，真個是錦繡重重，金珠燦爛，堂上大開筵宴。一時名士戲作《催妝詩》道：

盈盈□五嫁王昌，被被花箋列兩行。

千騎使君來作合，一時名士賦催妝。

神女初離白玉階，彤雲猶擁災丹台。

翩翩彩鳳迎蕭史，彷彿床頭溜短釵。

咫尺天河罷織綉，天風忽忽動金翹。

定教青鳥傳王母，不許烏鳶噪鵲橋。

晚間花燭熏天，笙歌匝地。新人到門，趙祥盛服親迎。眾女眷簇擁著進房，新郎揭起蓋頭，行合巹禮。燈下看時，果然分美艷。但見他：

蛾眉橫翠，粉面生香。妖嬈傾國色，窈窕動人心。花鈿並現色嬌態，繡帶飄搖迴絕塵。半含笑處櫻桃綻，緩步行時蘭麝熏。滿頭珠翠顫巍巍，無數寶珠環遍體。幽香嬌滴滴，有花金縷鈿。說甚麼楚娃美貌，西子嬌容。九天仙女從天降，月裡嫦娥出廣寒。

合巹後出來上席，觥籌交錯，席散後送房，看新人頑耍，至夜方散，讓二人成親。說不盡軟玉溫香，嬌柔旖旎，趙祥如入天台仙境。三朝，眾女眷齊集拜堂，姑娘又擺筵款待。新人不獨儀容俊雅，更兼德性幽閒，夫奔和順，如膠似漆，真是朝朝行樂，便忘卻了歸期。

不覺光陰迅速，又早春來，只見江梅點雪，岸柳含苞。一日，趙祥對新婦道：「承姑娘情，得結絲蘿，何久不見岳翁？」新婦道：「妾少失怙恃，寄養外家，與君婚姻，俱是天數。妾亦尚未見翁姑。」趙祥道：「我來時纔暮秋，今不覺又是春初，恐家中懸望，欲暫別回家省問，不日即來接你。」新婦道：「你奉父母之命去省外家，今欲回去，未見外祖而歸，何以覆命？且不告而娶，二罪難道。聞此去汴梁甚近，還是先到開封一走，再回家為是。須早早回來，免妾牽掛。」夫奄商議停當，來見姑娘說知。

姑娘道：「郎君來此數月，家中自然懸望。本當令你夫婦同歸，既你要先到開封，新婦且緩同行。但是此去卻有點是非口舌，須要小心仔細，然亦無礙大事。你到外家，不可說在此處，也不可向外人言及。若到急難時，說亦不妨。」隨收拾了行李鞍馬。新婦拿出一個小小黃羅包袱，包著一件物事，交與趙祥道：「此乃人間至寶，君收藏好了，帶回以奉公公。切不可與外人見，恐惹是非。你到家方可開看。他人亦不識此，公公是博雅君子，方識此寶。可收好了，切記！切記！」趙祥果然也不看，收起來。夫奔一夜綢繆，到天明起來，收拾完備，辭別姑娘，奄子上路。新婦送至門首，不勝眷戀，對趙祥道：「昨晚之言，切記！你若有急難，可速來此。此地名為鳳尾坡，去省城甚近，緊記！」二人灑淚分手而別。

童僕把馬領上大路，問人，說離朱仙鎮三□里。不半日，早進了夷門，竟投外家來。外公、外婆接見大喜，拜見過坐下。外公問道：「去年臘底，你父親有信來說，你秋間就來了，一向你在那裡的？」趙祥道：「因路上受了風寒，臥病不起，適遇友家畜住養病，今纔平復，始得來此。」外婆道：「你在此住些時，先著人送個信與你父母，以免懸望。」一面置酒相待。終日有些中表親戚來候，趙祥一一回拜，日逐各家請酒，不得閒。夜間想起奄子，巴不得即刻回去。

次日，便辭別，外公、外婆再三相畜，只得又住下來。一日，有幾個親戚來約趙祥次日到大相國寺看開寶市。次日早飯後，眾人來同去。走過周王府向東不遠，便到寺前，卻也□分壯麗。但見：

松陰遮古刹，石徑現招提。金字牆盡泳紅粉，大雄殿滿布金釘。層層寶閣，迭迭樓台。萬佛閣並如來殿，朝陽門對藏經樓。鐵浮屠高分七級，一層層宿霧畜雲；銅幡桿鑄就千層，一節節披霜溜雨。祖師堂、伽藍閣東西相向；彌勒殿、文殊台南北爭雄。松關竹院依依綠，方丈禪堂處處清。參祥處禪僧開講，演樂房樂演齊鳴。妙高台上曇花墜，說法壇前貝葉生。正是：雲遮三寶地，山擁梵王宮。布金遠勝檀那國，短碣猶猶貞觀年。

趙祥同眾人進了山門，見兩邊都堆滿了客貨，甚是鬧熱。看的、買賣的挨擠不開。到了殿上，只見金珠璀璨，寶貝爭輝。殿東設一座官廳，是布政司的委員在此監稅。許多牙儉商賈俱捧著寶物在那裡交易評價。趙祥同眾人擠進去，見兩邊案上擺得精光奪目。只見：

珠光映日，寶氣連城。珊瑚樹曲曲灣環，牟尼珠團團流走。貓睛石、鴉青石間著桃花刺瓣；祖母綠、鴨頭綠對著鷓鴣黃斑。瑪瑙盤、琥珀杯紅光燦爛；水晶壺、玻璃盞冰色澄清。淚珠來粵海，香玉出于閩。鮫綃精巧本龍宮，文錦光瑩分織女。紫磨金赤如火炭，裹瓢金盞若桃花。擺幾箱蜀錦綉絨，列數對文犀異貝。千般奇貨窮南北，萬種珠璣盡海山。

這些人也有買賣的，也有比賽的。買賣牙儉評定價，當官交兌。比賽的又在一旁。後殿藏經閣下，都擺著齊整酒席。交易定後，即來吃酒，寶貨高的便坐上席，直到天晚方散。

趙祥見了這樣熱鬧，便想道：「這些寶物都是世上有的。我那黃包袱內的物事，奄子說是人間無二的至寶，何不明日也帶來一賽？」天晚歸來。次早取出包袱打開看時，只見重重迭迭四五層綾錦袱子，包著一方白玉圖書，約有六寸多闊七寸多高，下鑄古篆，全不認得，缺了一角，用金子鑲著。想道：「這樣一塊大玉卻也難得，奔子叫我收好，不要擅開，何不帶去賽賽？諒亦無礙。」

早飯後，帶了家人，竟到寺中。那官兒纔到，眾商賈俱捧著寶物，齊集之下，兩邊衙役懸住人。只見吏員手持白牌道：「賽寶的上來！」趙祥望上就走，家人忙來扯時，他已上去了。那官兒問道：「秀纔有何寶可賽？」趙祥道：「有！」向袖中取出錦袱，放在分案上。官兒親手解開，細細看了一會道：「這卻是人間至寶，秀纔從何得來？」趙祥道：「是小民家傳之物。」官兒笑道：「此物豈是家傳得的？必有來歷。」趙祥道：「實係家傳。」官兒道：「這是傳國玉璽，惟朝廷家纔有，豈是民間可以傳得的？你年幼不知，我也不必問你，同你見上台去。」隨即上轎，把趙祥帶著，令吏員捧璽前行。來到衙門，稟知本司。

藩司見了，既同來見撫院，稟過，呈上玉璽。撫院並司道等共同細看，見上面鑄著八個字，乃是「受命於天，即壽永昌」。撫院道：「這定是傳國之璽，當日卞和得璞於荊山，獻於楚王，楚王刖其二足。卞和抱璞而泣，楚王使玉工剖之，果得美玉。後此玉入秦始皇，剖而為三，命李斯篆此八字鑄於上，屢朝相傳。王莽篡漢，命王褒入宮取璽，文明太后舉此璽擊之，跌損一角，以金鑲之。傳至宋、元，後為元順帝帶入沙漠，我朝故未得此。今此璽篆文制度皆同，故知之。」司道等皆打躬謝教。撫院叫帶趙祥來問。

那趙祥是個少年書生，何曾見過官府？進來，見了堂上威嚴，先自嚇壞。撫院問道：「你這寶從何處得來的？」趙祥那裡說得出話來，顛做一堆。兩司在旁道：「你不要怕，你只直說，不難為你。」趙祥過了半日，纔將前事細說一遍。撫院道：「你姑娘、奔子今在何處？」趙祥道：「現在鳳尾坡。」撫院道：「且差人押他去拿他姑娘、奄子來問，便知根由。」

隨差了兩員標下官，帶了兵，後押著趙祥，同往鳳尾坡來。不半日早到。依舊朱門掩映，畫閣凌霄。眾人擁著趙祥來至橋邊，只見一簇婦女都在樹下遊玩。趙祥高叫道：「姑娘救命！」只見他姑娘、奔子都上橋來問道：「你為何這等光景？」趙祥將寶璽被執的事說了一遍。姑娘道：「我曾說你此去要惹是非。」奄子也報怨道：「我原叫你不要與人看，你不聽我言，可是惹出事來了？」那些兵役正要擁上橋來拿人，只見他姑娘大喝一聲，那橋便斷了，連趙祥也到橋那邊去了，眾人俱在對岸。標將道：「我們是奉撫院大老爺的令來喚你們去問話，若因大家的女眷不肯出官，也須著個男人去回話，怎麼連我押來的人都帶去了？」他姑娘道：「拜上你那狗官，他到騙了我的寶貝去，還要來拿人！」言畢把袖一揮，只見一陣清風過去，連房屋都不見了，只見一片荒山。

眾人都驚呆了半會，四望並無鄰里，只得回衙覆命。眾官駭然道：「此非仙即鬼，不解其故。」隨傳閩郡紳士耆老來問。內中只有一老儒上堂稟道：「生員曾見野史上有二宋少帝顯，入元封瀛國公，元世祖以公主配之。一日與內宴，酒酣，立殿旁楹間，世祖恍惚見龍爪攫拿狀，時有獻謀除滅者。世祖疑而未決。瀛國公密知之，乃乞為僧，往吐蕃學佛法，同金石公主遁居沙漠，易名合尊。長子亦為僧，名普完。有一女，嫁秦王子順之，復誕一子。時明宗為周王時亦遁居沙漠，與少帝公主往來最密，遂乞其少子為子，即順帝也。後我太祖兵入燕都，隨率六宮並帶璽遁去。成祖命太監三寶下西洋，訪求不獲。今趙祥之奔雲是合尊太師之女甥，其為秦王之女無疑矣。又按宋令後有女六歲，元世祖後普魯氏愛其聰慧，育於宮中，及長適進士蕭濬，後為河南行省右丞，所稱蕭都尉，無乃是此？想此寶數當出現我朝，必有中興之主應運而生。」老儒言畢，一躬而退。各官愕然。遂具表恭進，本內免不得歸美於魏公。

忠賢見了大喜，不說是國家的祥瑞，他竟把做自己的禎祥，矯旨將璽收入內庫。河南撫按各官皆加一級，各賜表裡獎賞。他卻

在私家受百官慶賀。那班狐群狗黨，一個個贊揚稱頌，就把他比得高似堯舜。一連大開筵席，吃了數日。

這一日，崔呈秀赴宴歸來，剩著酒興與那班姬妾頑耍，忽的呵呵大笑，想道：「人生在世，不過為功名富貴，終日營營。想我當日為高攀龍所害，幾乎弄壞了。幸我有見識，投在魏公門下，至今位高權重。天下歸心，四方祥瑞，定非虛生。今有河南進璽，眼見得大事有幾分了，開國元勳，非我老崔而何？但他雖富貴已極，玉帛萬方無所不有，只有人生要緊的一件，被中受用的事，他卻沒福受享，豈不輸我一籌？然我已年過五旬，受過無限風波，纔得到此地位。如今百事稱心，黃金百斗，玉帶橫腰，只有燕、趙、吳、越的纔貌兼全的美女未得其人。家中雖有幾個，皆非絕色。怎麼得個□全的，軟玉溫香如西子、王嬙一般的纔妙。不知如今可有？」忽又想道：「當日綠珠、碧玉，也是生在人間的，須盡人力求之，自然有得。」次日，遂即差人吩咐官私媒婆，四外尋訪。又叫門下人等傳說出去，四路找尋。正是：

不惜屈身求富貴，又思娛老覓嬋娟。

畢竟不知求得美女來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